

无法靠岸

杨洋
罗衫

生日奇遇

异国情丝

失火的心 水命白菱 快意恩仇

心有千结

缘分如风 放飞梦想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杨
洋

罗
衫

无边·法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法靠岸/杨洋,罗衫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6. 4

ISBN 7-5321-2986-1

I. 无… II. ①杨…②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0129 号

封面题字: 李 静

责任编辑: 易 知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无法靠岸

杨 洋 罗 衫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2986-1/I·2293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上 部

- 第一章 生日奇遇 / 3
- 第二章 缘来是你 / 19
- 第三章 蜡烛人生 / 41
- 第四章 失火的心 / 59
- 第五章 水命白菱 / 77
- 第六章 快意恩仇 / 97
- 第七章 仗剑而歌 / 116
- 第八章 月圆月缺 / 135
- 第九章 远走天涯 / 157
- 第十章 再世为人 / 180

下 部

- 第一章 缘分如风 / 199
- 第二章 亲情似水 / 219
- 第三章 友情如诗 / 237
- 第四章 爱情如刀 / 258
- 第五章 放飞梦想 / 274
- 第六章 心有千结 / 289
- 第七章 世情似梦 / 314
- 第八章 异国情丝 / 328
- 第九章 祸兮福兮 / 363
- 第十章 心无挂碍 / 383

上 部

第一章

生日奇遇

一晃眼,我 34 岁的生日就要到了。

人生真是个奇怪的过程,25 岁前盼过生日,却不知青春在时日里飞逝;30 岁后怕过生日,却忘了智慧在生日里生长。其实,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感动,不同的境遇。看似平淡的轮回,实际上早就暗藏着命运的玄机。

离生日还有半个月,吴成君就对我说:今年要给你好好庆祝庆祝。我听了只是笑。往年我过生日,都是邀请三五好友,随随便便就过了,何以今年要与往年不一样呢?他说:“你嫁给我这么多年,每次过生日都简简单单的,今年我要为你庆祝一番,让你有一个难忘的生日。”

我听了仍是笑。因为我历来不喜欢大操大办,怕麻烦也怕

累。但他想热闹，我也不好泼冷水，心想只要不麻烦我就行。他仿佛看透了我心思，接着说：“不用你操什么心，一切由我安排。”我就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你老公对你这么好，你就亲这么一下呀。”我扯扯他胡子，说：“好什么呀，一个好生日都没过过，这回还没过呢，就想让我感恩戴德呀？再说老都老了还过什么生日。”说到老，我突然感到，岁月无情，我真的不再年轻了。不再是十年前初嫁他时那个水灵温柔、天真稚气的白菱了。

吴成君笑着看我，一手托起我下巴，说：“你老了也没关系，我一样爱你如初。”我问：“我真的老了吗？”他不说话，凑过嘴来想吻我，不料女儿吴雨在房门边喊道：“妈妈没老，妈妈年轻得很哩！”吴成君连忙放开我，转头笑道：“老啰，我刚凑近她的脸看了，满脸皱纹。”他可真是机智，我微笑。他也笑，一脸得意与幸福。

吴成君和我在同一所大学执教，他是教授、历史系主任，今年40岁，他为自己这么年轻就功成名就感到十分满意。我原是他的学生，毕业留校工作，最近升为讲师，教大二的中文。工作倒也开心。每天生活在一群大孩子中，自己不觉也变成了孩子，不过，只要一站在讲台上，心总是变得庄重而沉稳。

“白老师，”肖波叫着，从教室里追出来，一双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微笑地看着我，“想请教您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”这小伙子身材高高的，站到我面前都高出我一个头了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很有灵气。我执教半年来，他已经在全国有关报刊上发表十多首诗了，是学校公认有前途的才子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笑问。

肖波没有提问，却说：“我是代表张伟、刘革他们来的，我要

问的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。”

我听了越发笑起来。这三名学生都是我的得意门生，张伟写得一手好字，写散文是他的专长，我常常把办黑板报的任务交给他。刘革则写小说，一篇《我们这帮大学生》在省刊上发表，引起一阵轰动。我不知这三个才子联名问我什么问题。看肖波那调皮的样子，准是开心的事，就说：“什么事问吧。”

肖波说：“第一个问题，白老师最喜欢听哪些歌曲？第二，您最喜欢哪个诗人的哪首诗？第三，您最能猜测哪方面的谜语？”

我问：“你们想做什么游戏？”

肖波说：“请先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可是歌那么多，诗那么多，我实在搞不清自己喜欢哪一曲哪一首，平时就喜欢听那些深情婉转的歌，诗也一样。”我笑道，“至于猜谜，我好像很笨。”

肖波开心地笑道：“我现在就给您出一道题，白老师您猜猜看，国歌有多少字？”我一怔又猛醒，说：“两个字。”肖波高兴地向我一鞠躬，说谢谢，几步就跳着跑开了。我忍不住笑着嘀咕：这孩子，搞什么鬼呢？

回到家，吴成君还没有回来。俩孩子的书包放在客厅里，却不见他们做作业的身影。我喊着吴雨、子哲，就朝他们的房间走去，子哲很快出现在房门边，一双像极了爸爸的眼睛，笑悠悠地看着我。“妈，你回来啦。”他说，一双小胳膊一伸，像个守门神般顶住了门框。

“回家不做作业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”我问。

子哲眼睛里的笑意更深了：“我们在做一个小小的游戏，请不要打扰我们。”我笑着点头，进厨房做饭。

干吗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呢？我一边洗菜一边想：明明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却有许多地方像极了父亲。只是子哲长得太纤弱了些，皮肤像我，细嫩白净，一副小天使模样。脑子也聪明，跟他姐姐一样，学习都是出类拔萃的，深得老师喜爱，两个孩子在一起做个小小的游戏，我当然不会反对。只是，他们平时做游戏都是拉我参加的，怎么今天将我拒之门外呢？我忍不住又走到他们的门前，门关着，推推，插上了。我用手指扣门。

“妈，今天谢绝参观！”是吴雨带笑的声音。

我问：“你们搞什么秘密活动？”

屋里只是传出脆脆的笑声。我也只得笑着回了厨房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我照例在六点钟醒来，但懒得起床，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诗词百篇看起来。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……”看到这几句，心里没来由地涌上一种苍凉悲壮之感。似曹操那么一个豪气轩昂的人物，其实是活得很苦很孤独的。他内心的脆弱除了他自己，恐怕没有人可以了解。人们了解的都是他的豪情壮志，以及他伟大强健的一面。不然，他不会感叹“人生几何”，不会唏嘘“去日苦多”。人啊人，人为什么要这样苦心经营自己呢？古人如此，现代人更是如此，我们往往害怕自己没能活得最好，怕职称没别人高，名气没别人大，钱没别人多，家用电器没别人高档……以至无法笑谈轻松，却又不得不轻松笑谈。甚至在笑僵了脸部肌肉之后仍然笑着，在站抖了两腿之后依然站着，在想烦了心情之后依然想着。于是我们日复一日地感到活着的沉重，生存的不易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这样的，我们可以奉献一份爱心，给生活空间增添一份和谐。但活在这世上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，想到人都要这样的苦心经营自己，心里禁不住感觉难过。

吴成君醒了，睁眼便问：“想什么呢，亲爱的？”我把刚才的想法跟他说了，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何必替他人担忧。”我听了心里怔怔的，再无话说。

吴成君在我唇上轻轻一吻，麻利地翻身下床，走到门边又回到床前看我，俯头问：“白菱，你知道你沉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？”我拿眼看他，他眼睛笑笑的，嘴角弯成一条沟，说：“很美。”我向他一笑，靠在床头继续看书。

一会儿，吴成君破例带两个孩子走进卧室，一齐站在床边说：“白菱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我惊喜地叫道：“今天是我生日呀，我都忘记了！”继而我又倒在床上，手指着丈夫说：“你这人，干吗老是没大没小地让孩子叫我的名字？”

子哲抢答道：“妈，这是我的主意，叫你名字使你显得年轻嘛。”

吴雨说：“妈，看你笑得像个小姑娘了。”

我幸福地把脸埋进枕头里，问：“这就是你们送我的生日礼物吗？”

吴成君说：“不，这只是序曲。”

“还有什么节目，告诉我吧。”

三人都笑而不语。子哲挨到床边，把头凑近我的耳根，我以为他要告诉了我，他却吐出两个字：“保密。”我把他拉到怀里，在他脸上左右亲了两下。吴雨忙也把脸凑过来，娇憨地叫：“妈妈，你也得亲亲我呀。”吴成君也喊：“还有我呀！”把腰一弯，将一颗大头插在俩孩子中间，俩孩子那个乐哟！乐得我心里甜甜的，恨不得天天这么过生日！

晚上，当我置身于一片烛光之中时，我才真正明白“保密”两字的含义，也才知道吴成君的“好好庆祝”是怎么个庆祝法，

那热闹那排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这是他学生开的一家饭店，饭店很有特色，“万元不嫌多，十元也吃得起”，就这一句口号便吸引了各方食客。我们来了四十多人，有同事、朋友、学生，在大厅摆了五桌。老板为了我们能玩得尽兴，把其他食客安排到楼上或雅座间，不另收费用。把地方腾出来，让我们可以跳舞、唱歌，表演节目。

我坐在寿星席上，旁边是丈夫，一双儿女坐在两边，几个德高望重的朋友跟我们同桌，其他人随意落座。大家寒暄着，谈笑着，灯光幽暗下来，一双儿女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舞台上，手拿麦克风，声音脆脆地宣布：“各位叔叔阿姨，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！今天是我妈妈白菱的生日，作为寿星的孩子，作为今晚的节目主持人，我们祝大家今晚玩得开心，吃得愉快！现在，生日宴会开始。”

姐弟俩一唱一和，神采飞扬。怪不得昨天将我拒之门外的，八成是练今天的台词了。大家热情鼓掌。掌声中，肖波、刘革、张伟抬着一个三层的大蛋糕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，“生日快乐”几个字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张伟之手。奇妙的是，还有“白菱”两字同两只小船幸福地漂泊在一片波浪之中，船是两只菱角，那么和谐地融于一片奶白中，又像云中飞翔的小鸟，精致而美丽。周围红花绿草点缀，风景独好。其他桌上的人都围过来看，啧啧称奇。我只觉一阵感动涌塞心中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两只菱角。

肖波他们在蛋糕上细致地插上蜡烛，当一支烛光像欢乐的小孩跳动的时候，大厅里的灯光完全暗下去，而我们桌上的烛光却一束束跳跃了起来。当34支蜡烛一起燃烧时，我一双儿女首先唱起《祝你生日快乐》的歌来，众人一边鼓掌，一边跟着唱《祝

你生日快乐》。

烛光欢快地在众人脸上舞蹈，大家都显得十分高兴。吴成君尤其显得兴奋，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跳跃，一会跳到我的脸上，一会跳到儿女的脸上，那神情就像个志得意满的国王巡视在自己富饶的国土上。忽然，他在我腿上悄悄捏了一把。我看着他，用眼睛说：“别这样没规矩，你是教授呢。”他只是得意地笑。

我只得笑着将目光转到舞台上的儿女身上，他们说：“第二项，请寿星切蛋糕。”我用劲吹灭蜡烛，吴成君递给我一把瘦长的餐刀。我接过刀，一时不忍破坏那美丽的和谐，我说：“这么美的艺术品，我哪舍得破坏呀。”吴成君捅捅我说：“别浪漫了，快切吧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”我把刀递给他，“那你替我切吧。”他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对我的行为大为不满。我不敢破坏气氛，忙把更多的笑堆到脸上，问张伟：“你怎么把字写到这上面的？”张伟笑道：“为了写这几个字，我在面包房学做了一星期面包哩。”

我不敢再耽搁，狠心将餐刀插进那片美丽之中，然后将蛋糕分送给大家。

吴成君拿着一块蛋糕，却依旧显出几分不高兴，不料调皮的儿子却蓦然把奶油抹到他脸上，周围立即爆发出一片大笑。顷刻间，你的脸我的脸他的脸，都成了花花绿绿的一片。大家都笑弯了腰，一边笑，还一边互相抹一把，个个都变成了调皮的顽童。我是寿星，脸上受灾最严重，鼻子、脸蛋、下巴上都是奶油，沾着奶油的地方怪痒痒的，我就把奶油赠给那些受灾轻的、平时不苟言笑的人脸上去，激起周围更多笑的声浪……吃完蛋糕，几个服务员端来了洗脸水，更多人奔向了洗脸间。恢复原形后，大家各就各位，有人提议要我致辞。我想大家都是来寻开心的，谁也不会喜欢那些正经的废话，就简单地说：“感谢各位的光临，希望

大家吃得开心，喝得痛快。”说着端起杯来，邀请众人，“来，我们干一杯！”

又有人提议请吴教授说几句，吴成君笑容可掬地站起来，说：“今天是我白菱的生日，我都听她的，她说干杯，我们就干杯吧。来，大家共同干杯！”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，一齐干了一杯。酒过三巡，张教授提议：“白菱，你得敬大家一杯。”我连忙摇手说：“我酒量不大，表示一下行吗？”

张教授说，“还没开始呢，你怕什么？等会儿你喝醉了时，让你的学生代替，你只管喝。”

众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要不喝就扫了这许多人的兴，如果喝下去，那就会引起连锁反应。因为敬了这一桌就得敬那几桌，我敬了别人，别人必然会敬我，我喝了这个人的就得喝那个人的，不然，就会得罪人，惹人不高兴。要得高兴，就得痛痛快快地喝。可我生来就喝不了多少酒，喝一口就脸红，喝一两就发晕，三两就醉了。我求助地看向众人，却找不到一个帮助我的人，就连儿女与丈夫都是幸灾乐祸的，都鼓励我说：“喝吧喝吧，今天是你生日哩，敬大家一杯。”我知道今天这酒是不能少喝了，当时便鼓了勇气说：“来，我敬各位一杯！”

一时间，灯光、酒光、目光都在杯沿边碰撞，笑声、语声、音乐声相互交织，使大厅每一寸空间都充满喧响。我的耳朵被胀得满满的，感觉享受不了这份喧哗的幸福。我让服务员把音响调得低一些，和丈夫双双下席，到各桌敬酒。回到席上来的時候，脸上火烧火燎的，脚步都轻飘了起来。我忙对丈夫说：“我不能再喝了，你得保护我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酒量，放心吧，有我哩。”

可才坐到桌边，就有好几个人来敬我酒，那态度那热情那诚

恳，哎呀，实在让人无法抗拒。吴成君要代我喝，众人都不肯。我少喝了一点，就说我架子大，瞧不起人。特别是丈夫的几个商界朋友，他们都是经理什么的，平时都是泡在酒桶里的人，喝个斤儿八两的都没事。我忙于应付，怎么劝也不再喝，感觉昏沉沉的很累。正当难分难解之时，肖波上台为我解了围，他手拿麦克风，说道：“各位老师各位朋友，值此白菱老师生日之际，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，祝吴教授、白老师幸福愉快！”掌声响起，舒缓的音乐便在大厅回旋了开来，人人屏声静气。

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

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

肖波唱出两句就赢得一阵掌声。真没想到，他诗写得好，歌也唱得格外动听。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人们带进一种迷惘的温暖之中。

祝你平安，

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；

祝你平安，

你永远都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……

“白菱，你的学生这么优秀，献这么动听的歌给你，”张教授说，“你得喝一杯。”又来了！张教授是学院有名的老小孩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脸上少见皱纹。他是我的上司，平时见了面总喜欢叫我“百灵鸟”。学院每有聚餐，他总劝我喝酒，我总也不喝。今天轮到我生日，他看来是不放过我了。

大家一致拥护张教授的提议，几个厂长经理当即举起杯来，说是愿意陪我干杯。我说不行，真的是酒量有限。一边把手乱摇，一边让肖波陪他们喝。肖波说：“我可以代白老师，不过吴教授得同端。”这一来，大家把目标转向了吴成君，我赶紧坐下了。

但就在坐下的瞬间，我忽然强烈地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看着我。猛回头，果然碰到一双眼睛，心中顿时一凛，脑中跳出两个字：沧桑。

但那双眼睛是年轻的、敏锐的、充满了雾样的迷惑。

迎着那目光，我不觉微微一笑。她也一笑，随即低下眼睛，不再看我，自顾端起面前的杯子，喝了一口。

她坐在厅中唯一的一张空桌边，年纪大约二十五六，一身牛仔服紧裹她瘦长的身子，淡淡的烟雾中，她一张脸却有着刀刻一般坚韧的线条，不像个女子，却分明是米开朗基罗雕刀下的美少男！

她谁也不看，修长的左手仍然端着杯子，右手举起筷，挟一口菜放在嘴里慢慢地嚼。那一种清静，那一种自在，让我特别心动。一个人坐着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咀嚼自己的心事就咀嚼自己的心事，不必迎合别人的笑脸，不必强自欢颜，更不必对着粗俗的调笑，仍旧强忍恶心保持优雅的大家风度。似那女子，自斟自饮，自在快乐，多好！我忽然羡慕她，直想自己也能单独呆一会。我不由自主站起来，还没往外走，张教授又叫住我：“白菱，你学生对你这么好，表现这么优秀，你说啥也得表示一下呀。”我顿时从梦中跌进现实。

肖波马上端杯对我说：“白老师，我敬您一杯。”

我端起一杯啤酒说：“好，我表示一下。”

“不行，你放下！”张教授又喊，“他敬你白酒，你怎么能喝啤酒呢？虽说是你学生，你也不能轻视呀。”几个人跟着一起起哄，没法，我只得换上白酒，和肖波碰一下杯，沾了一下唇，马上变被动为主动说：“张教授最会唱京剧了，今天你得为我们表演一段！”

张教授说：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唱。”

我推推儿子，让他到台上请张教授。子哲立即跑到台上，对着麦克风喊：“下面，欢迎张教授为我们演唱一段京剧。”我急忙鼓掌，引来一片掌声。子哲还在喊：“请张教授上台来，有请！”这小家伙，真聪明。

张教授不再推辞，一边起身一边说：“你这酒不能免，我喝了你得喝一杯。”我只是笑。

子哲把话筒递给张教授就跑下台来，我马上满斟一杯白酒让他端上去敬张教授。张教授刚唱了一句，我就带头鼓掌，子哲适时地敬上酒，他高兴地接过一口干了。我再倒一杯，让儿子再敬。张教授嗓子不错，唱得有板有眼的，等他唱到第三句，我再鼓掌，子哲把酒敬上。众人一边鼓掌一边笑，张教授快乐地喝了第二杯。接着我鼓动肖波、刘革他们也上去敬酒，结果，张教授一段京剧唱下来，赢得六次掌声，也就喝了六杯酒，把他幸福得什么似的，走下来还要我喝，我说：“您得到那么多掌声，说明唱得太好了。您再唱一段，我喝两杯，两杯一起喝。”张教授摇手道：“我要再唱一段，你还不鼓动众人把我灌醉了。”

我乐得直笑。感觉背上盯着一双眼睛，转过头去，那女子并没看我，仍旧慢慢地品着她的酒吃着她的菜。我直想过去打声招呼，或是请她过来与我们同饮。因为她独坐的身影，除了悠闲，更有一种孤独和失意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。